藏密齋集

藏密齋集卷之十五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書牘二

答王述文

每大疏至即無不舉弟之所欲言與其所不能言者而一一暢之弟之所以不禁其心傾而微亦竊以自幸也久不敢以書通緣寃何者密不敢以叢怨之人貽累賢者非敢自外也風節凌遲廉恥道喪覇心邪說與結黨連雞据高位而

不欲以進退聽之言路實當事者陰嗇此輩爲
射的甚其機以自表異又借言官之口以市恩
於小人顧無論窮兇倚醜者不可與事　君郎
憒憒者亦何能爲故目前求一稍能省事稍能
處事者又不得不曰是公狡斯極矣志士所以
仰屋而竊嘆也妖人不旦暮戡定定有流賊之
禍中原塗炭矣東事決裂至于今日匪係無兵
匪係無食專爲親上死長之義不明根本既撥
所以緩則苟且泄忽無所事事急則經撫道將

士卒胥而爲逃而僉夫小人尚疾首于根本之議蕭牆之賊不討何以寢淮南之謀志士所以仰天而椎心也況宮太內無一屬毛離裏之親權尊情昵獨有三宮而婦寺相倚夤緣爲奸雖微密之地難以意窺而法其家之紀綱則情偺而事灼矣明春討典消長關頭而吏垣之長未有着落臺中王計欲以望之閫中之間氣恐不可得之數也新咨正人難以指屈獨各以其意發摅于指目之邪人而驅邪人而使之合要之

尊教所指二兇南中亦不可無公疏參之二兇去而內外之勾連絕事猶可爲也計九月而後一發邪人必翻天覆地以圖亂明春之計典者無所不至惟年兄與同志圖之壬戌七月初二日

答汪石蓮江西按院

覩東土之焦頭爛額於妖人而未有濟也台臺之所造於西江者何如矣天下事定計于鮮應變于卒窮於其萌不於其著舉若台臺之所以造西江也山以東安得有伏尸流血之慘耶斬

木揭竿皆吾赤子每披捷報實滋痛心況乎業已梗澧而可引以自幸歟捧讀台諭何以尚厘於餘風之未殄也此風流演若艸遇春徧地而是芟夷蘊崇必不可幾何則誅之不可勝誅也若曹舉事百有餘敗然潰爲流賊所傷實多𣏌民逋賦悍宗生心何以綏戢安全俾無偶語者即爪期在邇知不以遺後人也 壬戌七月初三日

答潘潤寰

即弟自諗以其推鄗艸野之習而追隨步趨正

如以麋鹿而與於冠裳之會所不嗤笑而卻走者幾希矣荷台臺不我鄙夷自使署之周旋以迄今如一日也羣謗衆詠中往來過從亦尚有不與俗而同波者焉弟謂此衷獨可自信耳而不盡見疑於長者弟適有以自信也畿南重地多事以來累首被之邇妖賊從中而起患在腹心亦在咽喉接壤之地如艸遇春隨在而是非必如流賊潰敗四出而後及于患也纖芥雷行知所以剪於方芽修其久墜貽幾輔於安瀾焦

頭爛額之時得曲突徙薪之妙所全非謭謭矣

壬戌七月廿四日

答吳北陽淮揚巡按

徐泗淮邳故所稱椎埋屠狗習爲宄姦之藪而鹽竈更予之盜資募兵之舉本欲借若輩爲利而陰弭其害而若輩鮮衣怒舟厚酒肥肉以自養不就募就募者獨其行乞無家不能自聊者耳則固未始收其利而所謂害者隱隱隆隆自若也況襟帶南北陵京要區四百萬漕艘仰此

衣帶水以養京邊而白蓮之賊忽起于曹鄆鄒
滕之間在心腹亦在咽喉矣且若輩如艸及春
隨地而是晉雜燕薊寔煩有徒徐淮而南更亟
矣誅之不勝誅所幸繡衣使者冊一時名碩計
必有潛消其不軌而立奠於安瀾者即朝宁問
以資望重台臺日夕內召倚如左右手然鉅公
作用自異常等萬世之功不出旦夕間也壬戌
八月初八日

啓娶生

志當其窮時易淬學當其窮時易績變當其窮時易盡毋以汲汲功名分其時日也拳拳　壬戌

八月廿日

答周衡臺

不肖忍死于鋒鏑中以需老掌科惠老掌科之來俱又拂衣去矣而不肖仍鬱鬱滯此面目可愧世界正如暴風盲雨皎月疎星剎那變換喜愕難定既屬難定卽星月皎皎且虞倚伏况霾雨其常耶二十年來蘭心蕙氣屈指三西邇

且有舊竄正人之籍者上煬黑白不分之大老

下焚脚跟未定之新咨捲大江而西以奉邪狐

於壇坫之上以闢其捷以爲一身之三台八座

討而靡不墮其雲霧中握别而後遘此新局百

苦千愁莫可告語畢竟以尸拒罝韓老掌科而

搤老掌科使不得驟遷此正天意並留碩果以

承兹一綫之脈未敢謂當事者之意不佳也何

如何如貿谷以請急行不肖且需次封差矣長

林之下惟翹聽嚴音之入朝耳樞相復出行邊

社稷之幸中急置樞外急置撫歸闕之期不於
賊滅斯其意何如耶 壬戌八月二十四日

答黃白安

共處一城中日碌碌焉後塵無片晷之隙一與
上下千古此意何窮所教正德初年事非兄臺
苦心大用不及此顧其局微有與正德初 武
廟微有佚志焉 今上聖明也正德初奄人具
有智勇焉今外廷自以太阿倒奉之彼未知所
以自奉也顧其不可急持而當以靜正兄臺之

見遠矣合外內之道也似葉之身更逢搖落長林豐艸責其食言者久之一肩擔荷惟盼兄臺硬脊梁耳 壬戌八月廿一日

答李懋明

徃辱瑤函收之臭味不肖亦不揣愚陋輒布腹心烽火中原道塗爲梗豈猶未入台覽耶人情之急河北也甚於急中朝人情之用台臺也遂不於中朝而於河北河北誠得人急河北者亦誠得策矣顧何必公忠之品盡舉而置之河北

耶於不得不用之中陰行其뇌逥其行伎者實
不盡出於彼中而在此中之人陰行其伎以媚
彼中之人於是公忠之品悉盡置之河北而我
始得以據中要而我始得以提綫索而我始得
以施敎步而我始得以翻新局而我始得以善
後來愚嘗謂鄙夫二字卽鄙夫聞之亦必不堪
而患失二字雖賢士大夫容或不免其醜遂至
于此乃台臺則惟知有河北而已矣台臺一意
實做而慮其不得做與無可做夫惟不得做無

可做而實做乃以見台臺也一意實做亦何不得做無可做之與有出山之步不改山中景逸少虛數先生外不可多得景逸先生且優游遯思堅不可挽令人心服曩揭相証正以相成知台臺無芥蔕也 壬戌八月廿一日

答蘇石水撫院

方內多故種種皆敝鄉所有而父老子弟之在今日第竭髓以輸正供與其加派與勤織人而尚無虞于兵燹總不至潰敗不可收拾爲封疆

憂則台臺賜也蓋屢詔之後至何胃岌岌矣台
匪脊脊且形見勢熾不可撲滅而旋戡之而渠
魁卒授首而不漏自非然者其不釀爲變也亦
幾希矣二東地在咽喉民皆赤子伏屍流血盈
野盈城未有底止使黍如台臺之治海寇縛其
魁散其黨何至於是在覆載之下者固不知天
地之高厚驚心慘目於數億萬之駢首鋒鏑玉
石俱焚者而後戴台臺之賜之大也從望隆崇
不能久借攀轅臥轍民實有心然星辰之履在

帝左右盛德大業寖及海寓豈遺吾濊耶　壬戌

八月廿一日

與鹿乾嶽

諸葛武侯之出師也鞠躬盡瘁而付成敗利鈍於不敢知裴晉公之討蔡也曰賊滅則歸闕有期賊在則朝天無日邇經臣舉動未中欽會言官微引掣肘之嫌未執其咎而閣擬毅然請易額以身徃雖武侯晉公何以加焉頃中丞置擬外丞置撫而還朝期于歲終是又舉二公所不

敢期者而有其期也犁庭掃穴事未可知閫臣又必非漫然者山海去陵京不千里耳近不堪再跌矣全在付託得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有幾斟酌去取仁兄得與其謀伏惟爲社稷慎重未得其人還朝之期稍緩時日弟猿朋鶴侶久已見疑需次得差便微靈國手飯疏以沒齒矣壬戌八月廿一日

答黃復初

平康之世用賢者常用之近多故之秋用賢者

常用之遠蜀黔之變一動而不可收拾惟向之置人者每在賢不賢之間也然則今日之遠用台臺者非爲不知台臺矣　壬戌八月廿二日

答張侗如按院

聖主當陽而朝議紛紜四郊多壘鬱鬱居此旅進旅退既不能片言居要以定國是亦復無寸長半筴可效封疆者仰屋而嘆含愧欲死所幸天畀兩淛以安全之樂福星照臨陽春滿地雲攘雷沸百孔千瘡而父老婦子雖竭膏血以上

供猶不至如蜀黔燕齊之間為塗爲爨者之慘也似葉之身候逢搖落決計拂衣以與鄉之父老婦子共沐浴于膏澤也已矣壬戌八月廿二日

答王心一

台臺冐迅霆以發禍本處密雲以供銷骨嘗果日而破羣陰精誠之極金石爲開勞在廟社聲於千古不在處若輩之重不重若輩亦不以處之重不重能再淆其議也如何如何壬戌八月廿二日

答姚孟長

仁兄在郎不敢以世人欲殺之身盡仁兄之情
爲仁兄累要于世道關棙處所必就仁兄而與
謀仁兄無不底謀者弟今不碌碌爾則倀倀爾
當其仰屋時抱膝時雖欲不一念及仁兄得耶
吾儕論人論事箇箇樁樁須從廟社起念所謂
點點滴滴雨落在學士眼裏也如布局而爭勝
負局誠不無邪正其間實不能以寸何則謂其
非第一義也況欲以瑕瑜不掩之人置之功罪
易見之地一有蹉跌萬事同盡殆哉岌岌乎可

勝恨哉世既忌弟弟復無所避忌而稍同氣類者又好以弟意邸書燕説其間弟志之所以益孤而無可告語也孤必不能通天下之志孤必不能成天下之務歸計決矣歸計已決故不急爲歸計不急處正是決處也貽蓼洲兄爲致區區 壬戌八月廿五日

與尹舜麟

積日抱痾不時奉教欵欵可知東南織造垣中闕事聞年兄實圖利之甚幸甚幸本垣諸役利

開弊廣飽而將潰壁頓釐革斯亦年兄之一時也廠庫禁預支矣而更之曰截給與預支何以異吾慎于截給矣而前人所給而未完者不爲追比亦無大益于廠庫每一思及歎不可言然野人之芹何當于大烹　壬戌八月廿七日

答董誼臺大司馬

清時多故邊之與腹所在蠢動而右臂晏然恃以無恐則以北門鎖鑰有萊公也在一隅則一隅靖在中樞則方内靖今亦奚以異於也先鄧

彥七葉宗流貴蕭發蹤起時安得不掛懷於今目之忠爾耶且脫大司馬奉太夫人入朝即此便是洗甲舞干之象與望如雲萬弗以將母諗也不肖孤蹤無侶惟心惟口自商自確以對聖明而無裨補顧影慚怍願聽軍音奉教有日也

壬戌九月初四

答王洪崖

辟之嚴裝戒行者出京口遡長江拍瞿塘逆灩澦而上則飭帆維省舵楫日尋尋長年三老之

耳而尚懼其有萬分一之不戒事過時徃驚寬悸見猶未有定焉若出京口越瓜埠則視金焦時色候趣其波平如掌絕流而渡焉耳俄風起青蘋之末濤壯虓卷一時共載咸相愕眙而時風覘候者得其常然謂爲適遭坦懐不驚神色自若果且風息波平客與及岸舍舟而陸四顧安好登輿攬轡翱翔皇路矣事前不知事後相訊知無[illegible]過求況以坦懷處之兩何芥蔕之有六月之息以徃告臺下翱翔皇路時也 壬戌九月初五日

答房海客

當其並處都下不能將過從也別去但鬱鬱情
事莫可告語即仰而聊之天父[illegible]誠不自知其
何以如此天道以人情爲端徹觀今日人情徹
貴徹賤徹裏徹外徹隱徹顯靡不搶搶攘攘有
㥦然頹然之氣其在縉紳官愈多而愈無統紀
官愈多而愈益玩弛官愈多而愈益囂競然其
氣又皆垂盡之氣一息尚存半階片級而營營
不舍一銖一粒而欣欣滿志紀綱蕩廢廉耻淪

斯誠有如台教累卵之懼者何則謂其本根盡
撥也不然即也先鄧茂七葉宗流黃蕭養輩逆焰
起而爲難何損於社稷九牛之一毛虺蚍豺虎
頃一旦失其所據斯亦天心之一轉顧其大勢
辟如濃陰積曀電光偶掣未可便云開霽也又
如舟子閣淺積日難挺而霑雨如注無從乞火
擊石得星差足自喜乃爆薪煙漲闕于舟尾豈
不困人且麒麟鳳凰眞成希有而虺蚍豺虎生
生無盡昔日之芳艸有化而爲蕭艾者若之何

其不痛心也禁近之地其漸不無可虞要其本質無有敢如二二正之季之橫者其橫乃外之胥人敎之秩升塗附其來有自河魁之柄操柄者好自倒授之以委之于內陰以行其伎而自遯其所不能耳斯則禁近之可慮者慮乃在外不在內也人不爲人所側目不爲人所屬目則塗人已耳聖人察言觀色稽之在家在邦以觀其達血心男子生世末流正當按夫側目我屬目我者之爲何如人以自考若終日下人而專以

求達即是求聞其品不眞且自古大聖大賢亦
未見其能絕無一側目屬目之人也台丈之在
今日不但徵逹益以徵品矣新洛氣色善頗爲
多有異意者伏而未動消長之勢全在內計而
死灰欲然從其門入者似欲爲之死恐目前便
大掀翻不知如何究竟也　壬戌九月初五日

答謝可文上饒令

不肖即子影長安蹤跡無伍要其聲氣應求徵
有在千秋上下與夫四達之可暨者況天台亦

城之間雙闕雲竦瓊臺中天山海之秀聿鍾偉

人郎分東西漸不猶在分齊閫鍜之內乎而私

心不之嚮往也信䆮且銜知臺下必不竭罷民

飭廚傳以博過客依項之譏何則碑在肥井之

口者必不如其在衣鶉食藿之心者之淡臺下

必有以自信也 壬戌九月初六日

答趙華峯 廷瑨

京邊例漕糴爲命斷則今歲無粒運亦來歲無

弁而妖賊爲梗非必實被其毒就中乾沒者得

無祿賊而因以爲窩鬨東土之亂土民之無賴者胥賊以行其姦利官兵不盡殺賊有殺居民以爲賊者漕艘銜尾而北保無無賴者睥睨其間官兵護行保不以禦寇者爲寇乎宜其厪台慮之周詳也近徹台臺之壟賊漸就平漕艘可以無虞矣社稷幸甚孰非台臺之勞乎　壬戌九月初七日

答洪公子

欽嚮德者數年于茲乃奉教未幾遂有殄瘁之

痛止如嶽峙動闕雷奮毋一念至錫我典型可
勝感念郵典具奉　聖意中何殄之典有易名
非尊公不足光大典發諸將具有公心此不煩
孝思也　壬戌九月十九日

答顧海揚

別後微有以劉封公之語聞而好事者揣摸過
實云類內書齒命亦垂訖爲人子者變然不寧
幾欲投劾以去時不肖在病而客排闥以其揭
聞不肖謂事在數千里外顛末未易悉討翁室

尚在騑牡間抵家之日亦必有以善處此者此不當輕發輕發恐有悔已而亦遂寢然項水部過不肖而謝下拜迺家報已至罪人亦已至官感翁臺誼甚高非不肖言幾於有迹君無何而尊介至復詳其所以所以最者水部不以其愚不肖而過聽之今者復不揣其愚不肖而亦謂翁臺之云云當息也爾附原揭於家書中夫亦誠家僮之當收拾照管聊舉以見例耳何繇聞之翁臺耶似葉之身候當搖落行時大疏當留

之吾鄉在都諸公想了此非難也壬戌九月二十日

答支小白

不肖之在今世世人皆欲殺之而丈伯仲於文清忠介之間愧甚愧甚康介公游吉水先生之門吉水亟稱之必有以造吾邑也乃閉門掃跡自同寒蟬居鄉之道不肖有以自審矣至吾丈乎才道與脂中摸索亦自可得又敢吝齒牙耶壬戌九月二十日

答姚鳳山姑夫

不肖子處京邸衣破襪穿粥寒飯硬一二癡頑僮僕絕不照管其光景頗類姑夫之獨居所不及者之來貴爲之左右耳兄弟即貧不能養適時越月必一問存喜慰何嘗俱有天性吾家子女不接笑語者兩年於茲矣姑夫所處勝不肖固遠甚也每早對鏡鬚鬢髭有一二白者又時出而弔人之喪有長于我亦有少于我者如何不念歸耶今冬得歸過歲當沽酒一壺邀漢壺譚耳壬戌九月二十日

答顧冲宇。

岳母遂爾謝世徒以溺愛其子不得享人生一日之佚念之痛心死者已矣生者不可補也數米稱薪之家無一餘錢抵意外之事必不能成禮賴兩舅翁襄事耳丁大司空淡極存問之與然未見有撫按會疏也 壬戌九月二十日

答嘉虞姪

飾鄉間甚善一半是息關光景也尊公解辭役甚高鳳梧汨而未出耶此身徒偃於羣小耳靡

絲毫裨　聖明有隙即拂衣而南矣壬戌九月二十日

答馮禮亭。河南撫院

夥大都孽芽於邊而腹處伏顧頭額支髀毛髮無不受輸委於五臟者而腹反以四應而窮中州所謂天下之腹也乃毛兵調於斯土兵經行於斯西以援蜀東復震齊北則移磁之竟上以爲聲勢以腹備邊腹遂不能自爲備斯中州今日之窮乎窮則變變則通夫固台臺之時也通故中州有以自備而併且四應而不窮然則台

臺之在今日不獨中州在其宇下其自京國遼
海以迨楚蜀滇黔以暨齊魯之區靡非台臺之
頭額支骸與其毛髮而仰而受其蔭蔽庇托
于大厦矣 壬戌九月廿二日

答徐云林。

調募之策原以誨亂况調之萬里而外而又非
我族類乎弟嘗于役楚中弟徃所取道即諸土
司兵來道以是頗得其情形謂必不可輕調且
有變以故使者四出時嘗具疏言其不可而當

事漫焉置之豯今以觀悔弟爭之不力而貽玆
慘毒於蜀以及老年伯也既敗日開迯亡接踵
郵忠愍難敢復後時此恐不煩孝思矣壬戌九
月廿三日

答李介石寧夏撫院

夏故以花馬池一帶築牆畫守爲足以護堂奥
也而鐵柱梁家諸泉築堡以據水源者欲令胡
兒無飲馬之地形勢利便今得無異於昔所記
乎徃曉望直出賀蘭山外西至鎮番猶稱內地

而虜今逼道山前浸聞有議割賀蘭以飼虜者此必不然之說即有之亦知其必無當於台臺也昨歲套虜入犯[illegible]蹤是處今當事者倚大賢爲長城榆林而西甘涼以東總在台臺指顧中矣

壬戌九月廿四日

答趙存孩

自童而習夫因者之必斬于可宗也君子于是共凜凜于作祿之戒顧年兄之祿天實作之人乎何尤廼以身爲壑者陋詬招訾而餘波以及

年允婉孌自將十年必守徐行按轡必達康莊衆進素定自不必疾行以取躓要其蓬首垢面或反以誨之風雨也 壬戌九月廿五

與霍顯用

南中事弟不能知而王述文李壽仲今所號爲賢者也舉而聽之兩賢打蛇得七寸矣 壬戌九月廿七日

答高硜齋

薛晴嵐之令滌與其令拔也與膠比隣爾其治

行臺下所熟悉也長公未婚而夭爲之毋者僉亦同盡晴嵐又復客死遺孤未能成立家寒貧天之禍廉吏也亦酷矣廉吏安可爲也討其居與惠元老相去甚近臺下兩有公祖父母之誼必有越常格以邺其家者不肖自知其饒舌矣頃賈浮老以疏自白而銀臺弗與通不肖念茲事關係匪細亦不當使斯世有懷意而不自之臣得其稿代爲發抄臺下以爲如何也 壬戌九月廿七日

答張葆一

即有渝城之復而在圍之日與下之之日殺人如麻玉石同盡又子女掠盡廬舍焚盡公私之積交盡則枵然荒墟耳而又有江門之敗遵義開又復之而再失也逆氣未熄流移未復瘡痍未起榛莽未辟方外無千里而餽糧者此不得不徵之民間乃被劫之五十餘州縣無以應其未被劫者又原無可應也方蒿目為巧婦慮發策而百不得一則僂然恃台臺在軍西南半壁

詩以無恐耳此日何日而以故人琢棋之不繼爲台臺憂感倍恒等愧倍恒等 壬戌九月廿九日

答鄒南翁

先生欲以其渾渾噩噩者返斯世之雕琢而世弗容也少墟先生欲以其切切偲偲者醒斯世之狂惑而世弗容也文文起以言事謫景逖先生亦不俟終日矣獨不肖承之桐封面目自惱抱此一腔熱血以歸理殘編讀先生之書與敘憂所諄諄者冀少有得以瞑目耳抑不肖獨謂

朝端之是非必不可以不明故不恤以其身受此千鋒萬鏑耳一出春明如釋重負天空海濶雲行水流之氣象日擊道存行以自淑也不勝俛仰千古此心 壬戌十月初一日

答張蓬玄

春之季有談星者言輦轂之近八月間有伏尸流血之變然不在輦轂向謂是不必然之語置之不意武邑之變洵在輦轂之近也自非台臺精誠敏妙呼吸定之曼延可言與夫報捷以冀

報之敘論功以其功之敘事理較然何疑何貳
定亦未嘗有疑且貳于其間者至擄脅鹽盜並
行衆有此念不如天之覆耶迺有一二瑠爲濼之
習爲妖者歛錢受其要約者每家每月人四文
雖宮娃有之因以爲利近亦敗頗言其妖首好
夜行從者如雲不藉燈燭而未有敢問之者迺
俘獲所供者稱濼同稱歛錢同也訛聲蜮影寖
及大江以南而除疾在本僮鄉脉餘孽不早撲
滅如台臺之一了百了者人思爲亂家思避亂

消息正可憂耳十三山之民聞盡爲奴驅而東

此耗果信榆關以東又失一障蔽矣關西萬事

仰藉台臺之廢寢廢食中頃刹那而戢妖氛赴

機甚捷操念甚愼養神甚閒然則台臺所以應

天下者無不裕如也壬戌十月初二日

又

神京去榆關咫尺耳此中每事皆衆輿之瓢與

三人之虎道旁之築成與有幾纔南去神京咫

尺鎭撫其地可無掣肘之虞特借台臺并以爲

誠南爲神京也衞所軍可益其月餉而免其更戍乎燕趙故不乏伉健子弟庶人在官者可人盡習兵否也益以團練鄉兵使人自爲戰異日者即以勤王猶是矣密邇神京萬一有警須沉竈産蛙而民無變志則察吏安民較往時倍亟也無米之炊付之巧婦忠義所鼓無事不集況擔鉅剸棼應卒禦變茲畧素裕廟祉式憑乎壬戌十月初二日

答羅鄒犹

方內多事邊腹無所不脊脊矣獨東南半壁孟
襄耳顧大海環其東南貿易接濟奸宄孽芽其
間不堪更有揚波之警設寨哨守地有分責又
合銅山浯嶼南日小埕烽火而會爲哨又下合
大成上合松門聯廣與浙而會爲哨常山魚麗
傳之先民今不以故事應乎域內不足以了域
內之事合域外乃了域內之事事蓋有固然者
然此以防海也政有苛於海者曰墨吏知台臺
按部而望風解印綬以去也　壬戌十月初二日

答潘潤寰

往嘗告台臺以妖賊之隨地而是不必山以左之寇流潰四出如受其毒也而試已果見告矣賴台臺與塡撫同心聞警之夕徵兵四集疾於風雨不日蕩平即台臺垂軫赤子不無玉石同燼之痛而於老師養毅狀殺日甚者相去不什伯乎畿南苦驛騷者積歲甦息安全獨荷循吏循吏罔問淳淳輿咏此林林者於驚心淚眼之中其實意自在期會文告聲聞之外世任耳而

已耳知台臺能神遇之也壬戌十月初七日

答錢昭自

弟嘗承莞庫之役大都與不必與之工而不必而之物以糜帑耳東事起即又有必與之工必而之物以爲辭而工直出矣物賈出矣卒之未嘗與未嘗而也糜乃益甚總之餚商胥役與官之不肖者頭會攫取其中有執書生之見者借大司空之頭額跌磕以相抵仁兄所教大類此而念實服明脚牢肩硬足以辦此無礙又共事

者相與以有成也召買之路絕若曹安得不躬

躬側目耶弟信仁兄既淡又微得廉希之狀且

悉飭部之理雲間時翛然不滓也故能信而不

疑不自知其舌之蹇短也無奈京卿專載感栗

間而攘欽者寔急幾于不免今磨涅假舞厥庸

矣始信人之根基實着之可以成事可以息謗

傳壬戌十月初九日

答丘太丘

天下莫佚於腹而當其困應則反勞莫患於實

有四應之勞而形視之若處佚莫懲於無可奈何於四應而人亦遂佚而莫爲之所中州天下之腹而今日其四應之特也提掇郡邑守若令之精神戢其貪賑其弛而一[illegible]於明作則中州猶可爲其腹亡恙其支體不至於大病天下所以仰應於中州中州所以仰賴於台臺也然則台臺之賜不獨在中州且以及中州所四應之地矣功德如何樞宰行遷豈不嘉其能任顧勞樞扉以乘障占中國之無人而急着已是末着

則後亦難繼台臺以其振中州之餘者振邊必有長策日拭目俟之也壬戌十月十三日

答王述文

年兄發憤請劾憂年兄者謂大疏宜上即不能幾轉圜之聽一旦黜其所素暱然其膺必碎其鬼必墮雖得禍而名高憂國家者謂大疏未宜上恐徒以忠肝啖虎失正人且失一領袖正人之人而開褫辱諫官之端手滑禍將大所以憂年兄者終不勝其憂國家而坐使忠藎鬱而未

宣也迺年兄此念必有以格九廟之靈者天發
神機爲之兆矣榆關一線遂以勞樞宰大臣身
任鎖鑰固當不幾占中國無人乎黔之守不啻
羅雀掘鼠之危而遠在萬里痛癢不關黔去而
滇而蜀而粵而楚皆有不可知之慮羅雀掘鼠
者危形痛癢不關者危道則是不可知者固未
始不可知也宗伯去矣司寇去矣總憲副憲又
將不安其位枝搖本撥莫可支撑天下大勢行
歸于中璫而依艸附木之便北人爲近於是潮

之善誅者又依附其依艸附木之人而說其依附之跡反若命令焉爲之綰絡于淛與北與中之間者則淛之人而官于京罷官于京所謂老馬之智也且又不自用而假齊以爲用緣總憲所目爲豺狠者會奏奉旨揭齊人以爲首而宣城之門人爲其師營出者甚熱而未遂於是宣城之桃李茨蕪之葭莩合爲一人而起而發大難之端矣總之冰山可靠白足不僵遂舉國如狂盡出其醜行見異日者若輩竊節鉞之焰以

盡投清流于濁流而又悔夫大疏之止于今日而不以入告也不撲之星星而聽其燎原也言不攖世之忌不足以見吾輩南銓以齋捧入南總憲行受事矣訪其人於顯用顯用謀諸弟弟不知南都之不賢者而能知南都之賢者兩人謂舉計事而悉聽之年兄與壽仲是打蛇之七寸也新㕘萬涂陳劉諸公聞皆賢者臭味果近無靳盡言南考功何如當用何人急示數行弟札幸秘之恐爲不知己者詬詈也 壬戌十月廿四日

答董遂初

山左介南北兩都之間所謂天下之膂呂也而京邊所仰四百萬於東南者又恃此衣帶水為命則又天下之咽喉矣地如此居要而厲於歲厲於遼厲於兵厲於妖人妖人幾不可嚮邇而小戢於台臺弭節之初先聲所懾伏何如矣爾以淨妖外以淨海知台臺談笑而奏此績有餘也

壬戌十月十八日

答傅元軒

海邦多幸獲借台臺台臺之熱腸之敏手之朝
氣無事不可咄嗟辦叱馭所經傳舍不啻矣佹
不得輒奮其力以救寧此一路爲愉快實庇宇
下之人所以痛者仰抑癢者仰搔瞻企繻黼之
臨而不可以旦夕忍也淛西與江南四郡一塊
土分履者故離而二之循淛而上叢山開路與
徽信接海又聯閩粤爲一家而其駛不可卒防
也庚申京口之米船不入而蘇杭之間米貴騰
涌有司不知倘變饑民不能得食幾釀禍亂可

以知呼吸性命之相關矣其間血脈榮衛之通徹而無底滞否倚台臺制固有深意存焉似不獨鹺政鹺政云爾也頗聞東省之妖傳變相染弭之于微而不動聲色爲上台臺在上知其下必有賢守令者象指而奏此績于期會簿書聞見之表也 壬戌十月十八日

答方孩未

此身偶焉而銀緋偶焉而瓢笠當其銀緋也無以異於其瓢笠也偶焉而咢亨偶焉而饑餓當

其咼亭也無以異於其飢餓也無所不安穩不必其飢餓也瓢笠也而始安穩也邪正不可不辨是非不可不明而恩怨必不可以不忘苟恩怨之未忘縱得輿而駕爲所得爲是了恩怨也非以明是非而辨邪正也毫厘而千里矣方孩未之肝膽方孩未之才氣雖飈塵障目沸波滔天終埋沒不下倚仗吾兄於他日辨天下難辨之事寬假吾兄於今日讀天下未讀之書而恩怨營營銷此歲月恐吾兄所自認爲執持處適

凡之不安穩處也何也一瓢一笠境非不閒而偶一念至如氷與炭詩云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斯之謂矣那得安穩耶然恩怨不可以强制須尋着真安穩處着落此身逍遥其中與化爲一則邪正自辨是非自明銀緋瓢笠冐亨飢餓自然一視恩怨自忘事業自光矣何如何如少壯時苦以其精氣心血消耗于舉業仕路蹉跎反而知學又聰明衰减作而不赴老大傷悲千古同歎青年御史解組投閒天將以大任畀方莸

未也此日不再得矣弟知方孩未渼故進竿頭一步兄迺訝弟之不相知耶朝端事不可知所號爲君子者徒一意以護小人而小人復一意以攻君子併其護小人之心亦不見諒于小人脊脊多事矣我黨中好以奇着自悞一悞於舊淮再悞於舊經又思三悞於舊淮耶往歲論經畧時兄猶憶及弟言否也 壬戌十月廿二日

答賀立庵

追濟之急大司馬倚臺下如左右手夙夜在公

不皇休沐刑餘之餘習居閒爲請張賴臺下恃
傳陞之例定案如鐵雖後有繼者終不能緣際
以錯而歛其蟊螯以去此其功不小翁魯之燼
血染妖氛口懸學禁交天不棄魯諸生蕙之藜
鐸巡課所經尼山泗水之間考三千七十所與
俱之蹟今昔之感得無有穆焉而齎咨者乎矧
夫以德帥之必有愪於誤而迟其故者與日安
定先生之弟子立朝所建白不問而可知也青
州朱先生湯讓苍平孟先生秋聊城逊先生中

立讀其書想其生平鄉徃久之今亦有于姓彬彬膠庠稱其家風者乎儻有不甚習於文者進而敎之之法知必有不破一切之法而又不以一例繩者尤不肖之所願聞也 壬戌十月廿七日

答何福廬

世與其舖商胥班比而乘國家之急徵帑金以市物物實無一有徒自以其身與舖商胥班互爲市也迺王者見以爲經濟之學剡薦者亦復纍纍矣其他之與舖商胥班比而與不必與之

工市不必市之物者比比也年兄所知也弟非承濠工之役亦與廠庫之役不亦幾以耳爲目乎弟之知年兄亦以濠工與往歲之與內璫迕也今不但不敢迕且拱手奉其命令如嚮矣出而治郡得守廉州誠哉廉守也即去天萬里而遥精誠所至寧令珠沉合浦乎 壬戌十月廿七日

答高九二

舊經而議辟也豈至有縱之者之逃逃經而議辟也猶可以有救於後廷當事者自謂用台臺

之言矣而言中之用未盡何以收封疆之效乎

宜其酒泉張掖之間上原下隰六轡駪駪而靡

及之懷猶念茲在茲也 壬戌十月廿七日

答陸濬源

徑習仁兄範經義順作者之撰類萬物之情網

心和氣而脫之于手與口也吾無所不宜適人

無所不沁入也城濠之役瑣矣仁兄順將作之

軌類萬物之情細心和氣而不煩于手與口也

事無所不集人無所不宜適也私念天下事拂

情者聧同物者垢垢則失己聧則失人總無以
體物而成務要在仁兄左之右之有之似之無
不細心和氣盡己盡人而不煩于手與口也廼
兵華之恐涵募之詳如牛之族雖庖丁之解亦
不免四顧而躊躇夫其四顧而躊躇者正仁兄
之細心和氣以體物成務而靡所不宜適焉者
也乃不棄其顓愚而娓娓及之何以仰副無窮
之教𢘿哉 壬戌十月廿八日

答薛對龍。

不肖於羣議衆訕中荷臺下管朝之收其荷管朝之收也而議訕乃更甚不肖不敢以其議訕之日甚也而以自貶臺下不以不肖之議訕日甚一日也而遇不肖者有貶於其初銘肝鏤鬲所以出尋常過從之外也 壬戌十月廿九日

答何武莪 廣西撫院

其重粤以西而借台臺也有心者莫不鞅鞅焉謂腹心多疾翹才赤心之臣奈何不肘腋置之爲緩急圖而開府萬里之外自貴陽圍困我圍

孔棘滇蜀楚粵並在唇齒始知天之惠粵以西
而借台臺也過計者鰓鰓於楚粵之間其本以
自固其急復在外援調援絕則無黔而楚粵不
得安調援急或反以內動而楚粵先不得安懼
其調援之急也以內動爲詞則生疑端疑端生
反若道之使動而楚粵反以不救黔故而不得
安種種危形咨嗟在口要不知台臺之在粵以
西種種可恃以無恐也滇道不通蜀有奢氛之
梗又將以粵爲東道主凡此皆以盤錯試利器

也壬戌十月廿九日

與錢昭自

莞關津者閱時幾何而所條具稽覈綜理如入闇室而炳之燭如提委裘而挈其領安得令人無亟材之想也屯一歲之粟于榆關更備一歲之粟于瀛津旣可備急復無虞寇而徒有糜粟之兵未得統兵之將可奈何毛文龍以海外孤踪掣奴左臂而誰舉左足而先應者試觀慷慨而航麗者今何狀耶

蘊密齋集卷之十五 終